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133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有爱相伴最温暖

□南京汪烽

雪后的南京气温骤降,办公室空调却坏了,室内跟室外一样冷得让人坐立不安。

物业安排专业维修人员上门。敲门进来一男一女,穿着应该是公司统一配置的同款工作服,看上去年龄都在40岁上下。男的个儿高,身形消瘦,肩上挎着一个大工具箱跟在女人后面,一声不吭,格外腼腆。女的较胖,皮肤稍黑,眼睛大大的,敲门进来的时候微笑着露出一排白牙,微黄带卷的头发扎着马尾,显得精干利落。

看到维修工上门,一个个裹得像个粽子似的同事如见救星,争先恐后地向两位师傅描述着故障,弄得他们不知所措,尴尬地站在办公室中央。

不出所料,还是女人打破僵局。她笑着问我们要了遥控器递给了身后的男人。男人对着空调挂机按了几下,没有反应,便转身到办公室门外搬进一个“人字梯”,麻利地登上梯子拆开机盖,拿着我们叫不出名的仪器便捣鼓了起来。

不一会儿,男人转过身对正在扶着梯子的女人说,可能是外机电容烧了。女人问我们空调外机挂在什么地方。一位男同事说在窗外。男人打开窗户确认外机位置,一股寒流如箭般直射进来,我和同事都下意识侧身裹紧衣服。女人从工具箱里取出一根长长的粗绳和一条两头带有钩子的保险带。她将粗绳对折一头牢牢地系在男人的腰间,一头死死地拴在自己的腰上,动作娴熟而细致。整个过程,两人没有语言交流,只有绳索在腰间穿梭、缠绕、打结的摩擦声,显得亲昵和温柔。同事们私下猜他俩不是夫妻。

系好安全绳后,男人带好工具,一个箭步就跳上窗台,反过身,双手紧紧扣住窗台边缘,用脚慢慢向下探去够空调外机的支架。天冷风大,又有积雪,大家真为他捏把汗。确

金陵琐记

梦里,倚窗望外。不知何时起,天女悄无声息地散下晶莹剔透的雪花。纷飞的雪花,染白我的头发,勾连我的思绪。

少时的我,每当下雪,心里就犯愁。打雪仗,玩雪球,堆雪人,浸湿袖口裤脚,湿漉漉鞋底鞋袜,回家肯定挨批。拉活扣绳、置竹篾筛,乘鸟雀雪天觅食之危机进行诱捕,也许冥冥之中对这种阴险做法早做了安排,让我从未有成功的案例。上学走在大雪覆盖没有硬化的乡间小路,让人分辨不出哪儿是路面、哪儿是坎或坑。雪后的道路更难以行走,早晨和傍晚结冻,道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午间雪和冰冻开始融化,道路泥泞不堪,穿布鞋湿脚滑脚易摔跤,穿雨鞋脚冻麻木失知觉。如此反复,往往持续数日至半月,感觉时光被拉长。雪后寒风肆虐,滴水成冰,手脚生出冻疮,寒冷时肿痛,暖和时奇痒,干活玩耍写字受限,倍觉岁月难熬。

刚参军那年,天降大雪阻断交通,领导带大家去长江大桥等点位扫雪,我走出营房大院,呼吸外面世界的空气,内心倍觉畅快。为人父后,每与雪花不期而遇,我一半欢喜一半忧。雪天,小孩穿上高腰雪靴,戴上帽子和皮手套,领口系实围巾,全副武装和同伴去雪地里嬉戏打闹。有时我也参与其中,譬如堆雪人时,协助

四时有景

出差前,忘记给佛肚竹浇水了。回家后,看到修长的竹叶全部蜷曲成一根根线卷,像它们刚刚抽叶时的样子。竹根处,有几片竹叶居然已经凋落干枯。

这是一盆友人送我的盆景,友人特地叮嘱道:“看到花盆里的土泛白,必须浇水,千万不能干。”而我并不以为然,因为故乡老宅旁边丛生许多水竹,从来无人问津,它们全部自行生长,历经风霜,葱葱郁郁。

出行短短数天的变化让我怅然,我立即舀水将佛肚竹浇了个透彻,干燥的沙土快乐地吸水,幼竹的佛肚里,仿佛能听见咕咚咕咚的渴饮声。

吃过晚餐,我很不放心地转到架上盆竹前观瞧。令我讶异的是,佛肚竹好像是刚刚从梦里醒来,现在正舒展开臂膀,活动起筋骨,浑身充满力量。先前卷曲的叶片全部打开了,像一只只细长的玉掌,摊开掌心,等我观测它们的指纹。这些数十枚凉薄的叶片,真是神奇的魔术师,和我斗着法儿,让我担

微情一刻

心又惊喜。灯光映照下,青青叶片的影子投射在雪白的墙壁上,如同一幅幽幽水墨画,澹泊而宁静,宁静又温馨。我搬来凳子,默默地坐在竹影旁边,我要认真聆听一番佛肚竹的教诲和心声。

顾名思义,佛肚竹的名称来源于竹身,从两两竹节处挺出圆鼓鼓的肚子,煞是可爱。我用指甲轻轻触摸佛肚,仿佛瞥见它洋溢的笑意。“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小小佛肚竹,算不上大,但是,它同样有着虚空的情怀。佛肚竹是虚空的,也是聪慧的。它的叶片就像精灵,敏锐地感知天气、空气和泥土里的根须,当土壤干燥到一定时候,它的蜷曲就是预警,提醒着主人需要补水了。如果这种信号没有被捕捉到,它就自动脱落,勇敢地一跳,以叶子的献身守护母体的尊严。

小小佛肚竹,是一幅无言的画,也是一首待解的诗。我阅读它,就慢慢读懂了一份皈依、忠贞和给力的深情。

认牢靠后,他站在支架上,将保险带一头扣在自己腰上,一头钩在支架上,与拴在女人腰的绳索一起形成了双保险。女人双手使劲地抓着绳子,身体后仰,像是在拔河比赛。她虽然看不见窗外的男人,但一直在提醒他小心外机上的积雪会滑。

大约十来分钟后,窗外的男人让试一下空调。女人示意我按一下遥控器。咦,好了,室内机的导风条打开了,不一会儿就出了暖风。同事们都高兴坏了,一个劲地对女人说着感谢的话。女人却一动不动,神情凝重,仍旧使劲地攥紧手中的绳索,直到男人安全返回室内。

虽是严寒天,男人却满头大汗,汗水和着灰尘把他变成了个大花脸。女人心疼地看着他,抿着嘴,拿出随身带着的小方巾准备帮他擦拭一下,男人不好意思地侧头躲闪,女人禁不住发出了轻轻的咯咯笑声。男人一边收拾工具,一边悄悄掰开女人的手掌,绳索的勒痕通红可见。同事们都知趣地走开忙起了手中的活儿。

午饭后刚回到办公室,女人匆匆跑来,一脸歉意,说是刚才忘记让我们签维修确认单了。办公室没人,我便告诉她,同事们都在猜他俩是不是夫妻。女人略带羞涩地点点头,笑着跟我说,他们结婚已10年,都有两个娃了,便一溜烟消失在走廊尽头。

下午上班,我公布了答案,大家便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看得出,这对夫妻的勤劳与不易,以及他们之间那种不用沟通的默契和悄无声息的爱意深深地感染了大家。由此让我想到,那些推着小吃摊经营到深夜的小夫妻、清晨一起打扫街巷的中年夫妇环卫工、走在石板路上相互搀扶的老两口……他们与那对修空调夫妻一样,生活平常,甚至可能日子过得还有几分艰难与清苦,但他们不离不弃,选择与爱相伴,共同面对世间的风霜雪雨。这种爱恰似冬日暖阳,熨帖人心。

他们用松果做眼睛,用胡萝卜做鼻子和嘴巴,用枇杷叶做耳朵。看到孩子蹦蹦跳跳快乐的样子,我也跟着高兴欢喜起来。但想到远在家乡年迈的父母,内生隐忧,雪天会给他们带来更多不便。那时生活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心里只能把化解忧虑的希望,寄托在祈祷父母身体的硬朗和亲戚、邻居的友善上,消融在给游戏归来孩子洗澡更衣的过程里……

如今,南京的雪越来越稀罕。偶遇一场雪,那便成了大众的狂欢节。已成祖辈的我,可以手捧一本唐诗或宋词倚在窗前,细看古人关于“雪”的描摹,倾听“雪”的声音,嚼嚼“雪”的味道。或者牵着孙辈的小手,奔向野外,虽然雪中踉跄,心中却胜似闲庭信步。或者抬头远望,观看人们雪中嬉戏玩耍,逗娃、遛狗、摆姿、拍照,大家尽情享受雪中风景,同时也为“朋友圈”的美图增加素材。一场小雪,给这座城市略施粉黛,平添风致。一场大雪,覆盖世间所有尘嚣,无论曾经瘠薄或肥沃、荒芜或茂密、贫穷或富有、丑陋或美丽,此时皆被碎琼乱玉笼罩。

梦里,我走出家门踏雪寻梅,一朵、二朵……竞相绽放,雪花梅花乱花眼,醉卧花下雪中眠。恍惚间目光所及,冰肌玉骨、凌波曼舞,天地万物、沧海桑田,一片纯粹,一片宁静。

地铁站的画展

□南京关立蓉

2022年冬,我第一次在上海地铁七号线龙华中路站换乘,是去徐汇区牙防所拔蛀牙。当我忍着疼痛,意识模糊地摸进地铁站,意外地发现,这里不仅是七号线和十二号线的中转站,还是一处画廊。现实主义的绘画风格,把观众一下子拉进了海湾、波浪、山脉、隧道;或者引入家庭的私域之中,粉色的水果盘承载着淡黄的梨,融合着一个年轻女性的面孔。现实与魔幻交织成地铁里的神秘世界。那一刻,牙痛灰飞烟灭。

今年12月,来到沪上,听闻这里又有了新的“嘉宾”,安东尼奥·洛佩兹与八位西班牙现实主义大师将在这里会聚。为了更好地欣赏画展,我先行去了安福路塞万提斯图书馆,主办方——上海西班牙领事馆特意在此安排了一场放映会,介绍安东尼奥·洛佩兹与伊莎贝尔·金塔尼利亚两位艺术巨擘。

放映会场已坐满观众,我坐在最后一排的中间,陷入了沉默的黑暗里。80岁的安东尼奥·洛佩兹的面孔出现在屏幕上。他讲了很多主题,有一些是作画的幕后故事,有一些则更加直击心灵。影片结束之后,我回到常熟路地铁站,顺着七号线到达龙华中路地铁站。站在洛佩兹画作前,我发觉,他钟爱以城市景观为母题进行大幅油彩创作。我感受着他惊人的洞察力,用画笔捕捉光影、时间和人类气息制造的痕迹。有一幅画,主体是马德里的一处大街——格兰维亚大道,应该车水马龙的街头,画里却没有人,只有阳光的斑点制造时间的流逝,猛然就想起那句古诗:阴阳割昏晓。

看到金塔尼利亚的《巴列卡斯地区》板面油画,一种巨大的窒息感扼住了我。我感觉整座城市的红砖,就要压在我身上。当她站在马德里郊外的山丘上俯瞰这座城市时,她把城市扩张的野性带给每一个观众。建筑像肥皂泡一样绵延不绝,没有边界。同样,画面里没有一个人,那些高耸的脚手架和起重机,那些红漆的消防塔,是谁在扭动着机器运作的齿轮?不由想到,每次坐三号线,总能目睹东宝兴路的那一片里弄房子,一点点被夷为平地。

但是也没有必要过度悲伤。洛佩斯觉得,追求华丽和宏伟是人类的本性。我们奉为经典的古迹,正是宏大叙事之下人类不变的“野心”。我们用砖石支撑坚固,用黄沙掩盖羸弱。而当遇到巨大危机之后,在众神庇佑的时代消弭之后,我们才开始诉诸思想,思考个体与群体、自由与边界。这是回旋式的运动,螺旋式上升。

这是这一代现实主义画家最令人着迷的地方,他们用细致入微的笔触,刻画平庸的日常生活,在现实与虚构之间制造断裂和飞跃,让我们的灵魂能够高高飘起,去看充满着“内”与“外”的世界,是如何框定我们生命的步伐。

乘客在地铁里,以全新的方式欣赏艺术,在出行中与大师对话。也许所有人都能在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填补正在生发的某种缺失。

上海琐记

两杯酒

□南京张景强

三十年前的初中毕业生,特别是农村孩子,升学目标有不少定的是中师中专,都是为了脱离农村苦海谋得城市户口。1990年,海波初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从骆马湖边一所偏远的乡村中学,考取南京的一所不错的商业学校。

那时毕业生,还时兴包分配。四年后,爸爸找到战友把他分到了我们小县城的百货大楼。当天晚上,他找到我这个初中班主任,我请他在大运河堰边的大排档,两人喝到深夜。

闲聊得知,他在南京生活学习了几年,不想再回老家,可父母硬要他回去上班。家里觉得,农村的孩子能在县城有份工作,多好的事。问我什么意见,我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直到现在,一般老百姓孩子的出路还是只有好好学习呢。为了激励孩子们走出去,我常常给他们灌输一些这方面的思想。

海波商校毕业的时候,弟弟和妹妹都在读书。还在乡下的爸爸妈妈守着几亩薄地,家里的日子勉强过得下去。没几天,他怀里揣着仅有的一张50元大钞,爬上了往南京的大巴。

最初的半个多月,白天在新街口发小广告,晚上在地下室跟同学挤一张床。有那么几天,几乎每天只吃泡面。他说有一天晚上,天很热,实在渴极了,瞅瞅四下没人,捡起地上的一只空矿泉水瓶,跑进厕所,一口气在水龙头前喝了三瓶自来水……

弟弟海涛当年高考结束后来南京,当晚兄弟俩在丰富路一人一碗面条打发了晚餐。结账时,海涛发现哥哥身上只有三块五。第二天,够回家的路费,海涛把身上的钱都留给了哥哥。乘大巴返回乡下,一进家门,海涛什么话都没说就蹲在地上哇哇大哭,心疼哥哥。

几天前,已是一家上市公司董事长的海波,与在南京的几个初中同学聚会,说起了最初的不易。我说都看过《西游记》吧,个个点头算是回应。要想成佛,必须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

人生好像两杯酒,一杯苦的一杯甜的,看你怎么喝。有人在年轻的时候满口喝光甜的,后面通通是苦酒,跑不掉的。

有句话说得好,不要在吃苦的年纪选择了安逸。吃苦,人生的必修课。

岁月弦歌